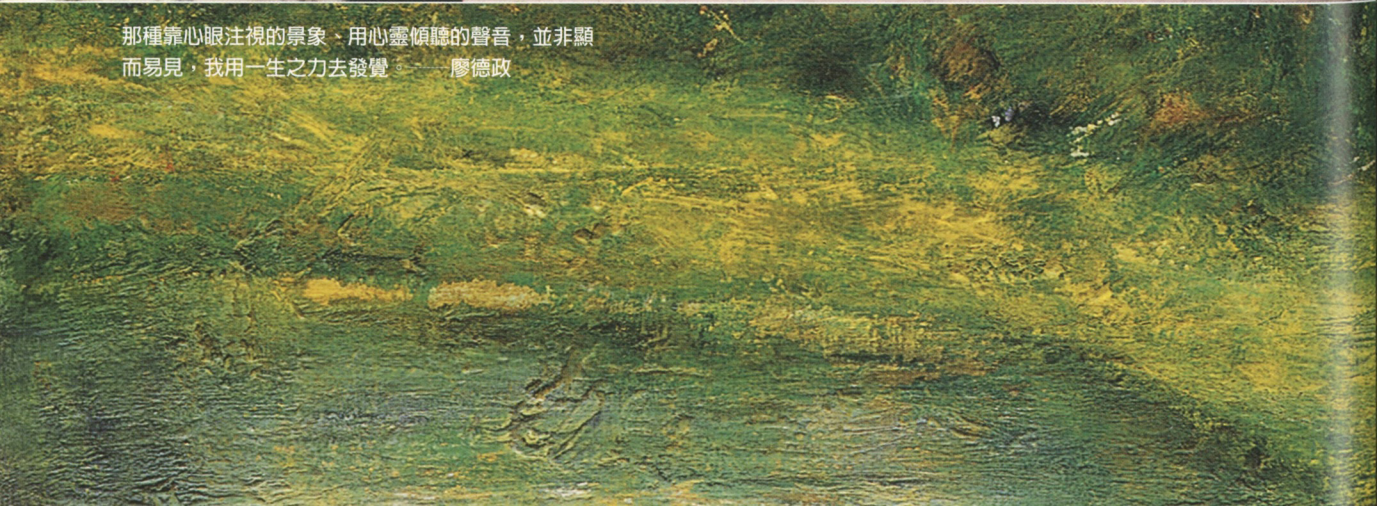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那種靠心眼注視的景象、用心靈傾聽的聲音，並非顯而易見，我用一生之力去發覺 —— 廖德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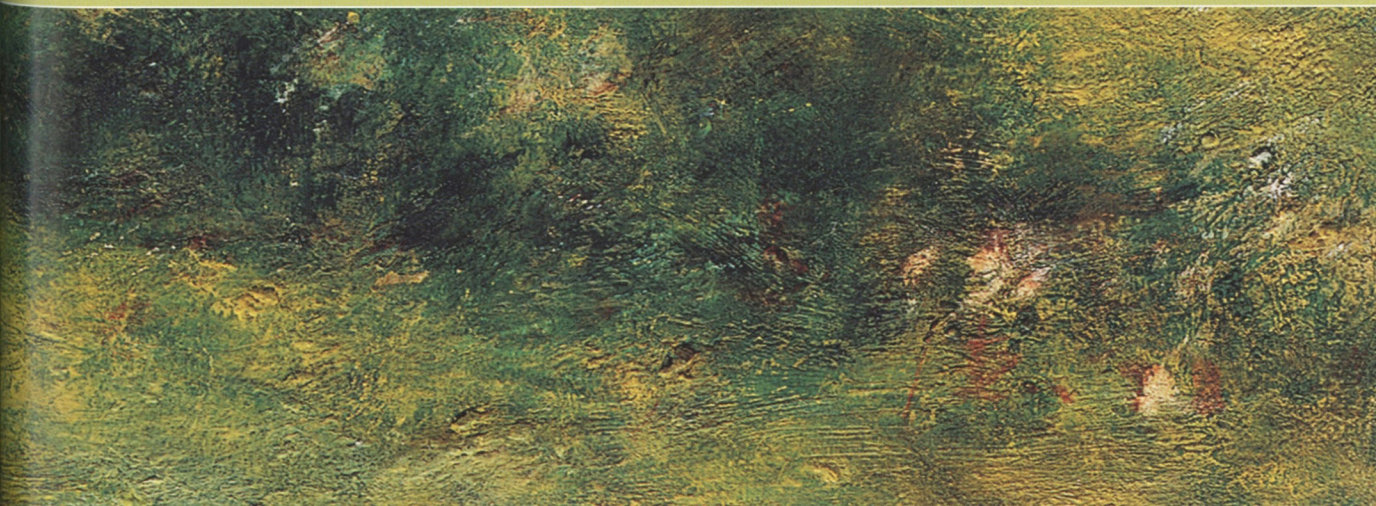


VI

從蛻伏到鋒芒再露

廖德政畫觀音山暗藏著二二八情結，也有研究意圖。父親在二二八事件離奇失蹤，最後出現的地方聽說就在八里一帶，看觀音山令他思親情切，胸中積鬱如春蠶吐絲，緩慢而綿密地抒放於畫作。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沈醉古典音樂

九三八年廖德政初抵東京，正徘徊在到底要遵照父親的希望學醫，或依照自己的理想追求藝術的十字路口，翌年，十九歲的他仍不脫文藝少年的浪漫氣質，卻也為前途而情緒翻騰。一天，他走進了名曲喫茶店，正在播放莫札特第四十號交響曲，當下忘情聆聽，原本低落的心情隨著音樂逐漸振奮，驀然，他發覺音樂竟是令他遠離煩憂，提振心情的良方，從此以後欣賞古典音樂成癮，生活中不能一日沒有音樂。

●戰後返台的廖德政，仍視音樂為不可或缺의晨昏節奏，但是當時台灣沒有名曲純喫茶，戰爭剛結束，物質不充裕，唱片和音響器材的來源，僅有駐台美軍留下的二手貨。但是，有過戰爭中在日本聽古典名曲，因為軍需鐵製品一概被徵收，留聲機竟以竹製唱針替代金屬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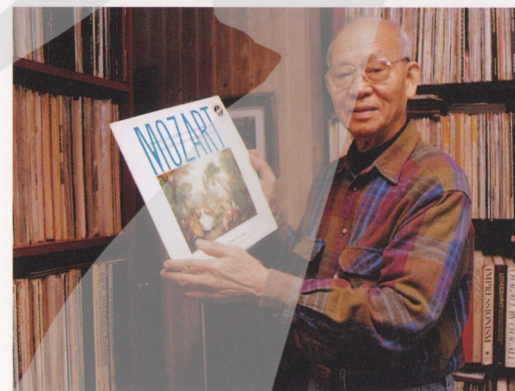
頭，旋轉時發出的雜音宛如「雨中音樂」之克難體驗，令廖德政強調品味音樂的真髓遠比求器材品質更重要。

●所以數十年來廖德政一點一滴添置或逐漸汰舊換新音響設備，仍然維持在最基本的功能，但必須嚴選品質精良的產品，因而擁有一些古董級的典藏版唱片和音響器材。

●廖德政控管音響效果，享受名曲旋律已踰六十年，最迷莫札特，也喜愛貝多芬。他形容莫札特的音符像珍珠，貝多芬作品如滾滾大河，而巴哈的音樂則像海洋一樣深沈。

●音樂陪廖德政走過動盪時代，遭逢憂患藉音樂撫慰心靈，熟悉的樂章早已鐫刻在腦子裡。遠從留日時代每次返鄉的漫長越洋旅路，熟悉的音樂旋律，猶如腦海深處唱盤轉動，就這樣一路自得其樂，伴他渡海返鄉。

●早年音響器材品質較差，留聲機常常故障，發不出聲音，音樂聽到一半被迫



廖德政天母畫室的所有書櫃，放滿了古董級的古董音樂唱片和音響器材，他最迷莫札特，也喜愛貝多芬。

中斷，很掃興。此時廖德政隨時可以打開藏在腦子裡的留聲機，背得滾瓜爛熟的旋律自然流瀉出來，就這樣繼續陶醉在以自己心弦奏出的樂音裡。

●戰爭中空襲警報頻頻，多半時間都在躲空襲，在黑暗擁擠的防空洞裡也有一套排遣之道，就是隨身攜帶小型手搖留聲機，小小的音量，七十八轉的唱片，得有好幾張才能組成一首交響曲。他不厭其煩地操作，也盡情享受，沈悶的避難時間和空間成了與音樂交流的另類經

驗。遺憾的是當年在日本省吃儉用蒐集的唱片卻都沒有帶回來。

●對音樂愈瞭解愈能感動，聆賞音樂亦如「修業功夫」的錘鍊，轉換到繪畫上就是永無止境的追求。

●聽音樂和繪畫是分開的，「一心不能二用」，要聆聽音樂，暫且放下畫筆；參考音樂性的律動，再注入創作，最後讓畫面產生層次聲韻感。領悟樂曲的靈魂其實和畫圖的佈局有異曲同工之妙。

表現水氣，畫出濕度

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四年間，廖德政畫過四幅風格與構圖頗為接近的油畫連作，正好橫跨畫友呂璞石辭世前後那段時間。一九九九年呂璞石去世，廖德政非常在意這位科學家兼藝術家好友所提示的，風景畫裡空氣與水氣、溫度和濕度的見解。遂認真思考台灣長綠景色的晨霧、山雨、雨過山晴、撥雲見日等四項主題的特徵，長期的觀察，筆趣的實驗，終於誕生了這四幅自然與意境相當吻合之畫作，此也是廖德政所有作品中最接近抽象山林的朦朧構成。對廖德政研究甚深的黃于玲，驚嘆畫家「把濕度畫出來」了。



廖德政 晨霧 1987年 畫布·油彩 45.5×38公分



廖德政 山雨 1988年 畫布·油彩 45.5×33公分



廖德政 雨過山晴 1990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撥雲見日(一) 1991年 畫布·油彩 33×45.5公分



廖德政 春 1973年 畫布·油彩 38×45公分



廖德政 撥雲見日 (二) 1994-1995年 畫布·油彩 92×73公分



廖德政 曉聲 1996年 畫布·油彩 53×45.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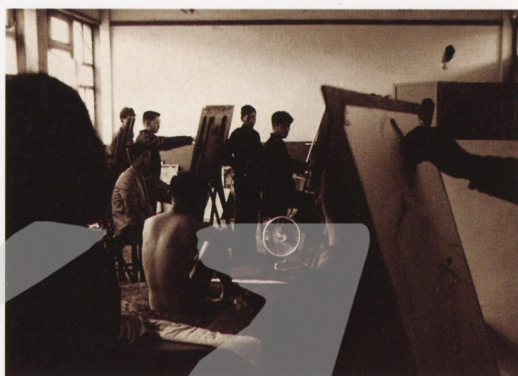
廖德政 萬綠深 1996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觀音山的沈思

●一九五四年紀元展異軍突起，確有如春雷乍響，又復沈寂。翌年，因自家人觀點互異，爭端不斷而匆促解散。從此廖德政不再熱衷活動，默默守著教職，一九六〇年兼任實踐家專副教授，一九六四年應聘國立藝專（今台灣藝大）美術科副教授。教學領域已伸入學院，影響力日增，廖德政在美術圈青年學子心目中逐漸有了份量。

●廖德政在中山北路的住家因被市政府徵收拆除，暫住開南商工宿舍一段時間，同時已經在天母山上覓得土地，商請呂雲麟督造建蓋。一九七〇年新屋落成，是一棟面對觀音山，有庭院的石砌房屋，成為廖德政的住宅兼畫室，自從遷到遠離塵囂的新居後，開始展開淡泊而充實的音樂、繪畫與教學生活三部曲。

●一九七〇年是抽象藝術引領風騷的時



一九六〇年代，廖德政在國立藝專（今台灣藝大）美術科授課的情況。



一九七〇年天母山上新屋落成，坐在客廳沈思的廖德政。

代，置身潮流之外，宛如孤獨行走於荒原，縱使默默無聞，內斂的廖德政仍守得住寂寞，支撐他堅持創作的力量與最大的安慰，就是向知音呂雲麟吐露自己的作畫態度，並獲得對方的瞭解與肯定。

●此外，呂璞石也是一位知心的朋友。

呂璞石（1911-1989）畢生僅廿九幅創作

呂璞石至今仍是畫壇陌生的人物，因為他的本行是研究鋼鐵熱處理的台大教授，只用業餘時間默默進行創作，每幅畫都畫了好幾年，為什麼畫得那麼緩慢？因為呂璞石在探求他自己所想的繪畫問題。這是一個非常理性與嚴肅的問題，也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在畫布上作實驗，因此思考過程重於畫技成熟度，所以一生僅完成廿九幅油畫作品。

他每一幅畫的主題都很相近，不是靜物就是海景，顏色、構圖也都差不多，起先塗得薄薄的，卻因一層層堆疊上去，疊到畫布都有凹凸不平的痕跡。

呂璞石就是以單純的思維處理單一主題鍥而不捨的畫家，畫面永遠清靜平和，喜愛創作無欲無求。

呂璞石與廖德政最要好，呂璞石因廖德政的關係而結識收藏家呂雲麟。廖德政與呂璞石談的是空氣與濕度，還有物體的質感，花葉果實之生命等問題。呂雲麟很欣賞呂璞石作品的純粹與研究的精神，以及佩服他對理想的執著。

一九八九年二月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舉辦「呂璞石、廖德政雙人展」，呂璞石畢生僅有的廿九件作品全數展出，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的正式發表，同年六月即因病去世。



呂璞石 風景 1981-1986年 畫布·油彩 41x25公分



呂璞石 風景 1981-1986年 畫布·油彩 41x25公分

兩個人皆是出身豐原神岡的小同鄉，但卻初識於戰後不久一個以畫會友的定期聚會上。呂璞石就讀台北高校時的美術老師是鹽月桃甫，在鹽月老師的指導下曾入選過「府展」，後來前往日本東北大學工學部深造，對美術很有興趣，課餘曾旁聽文學部的西洋美術史課程，戰後返台任台大工學院教授。

●大約在一九四六年左右，幾位台大教授，包括曾同校任教的立石鐵臣、金關丈夫等人，常在一起欣賞與討論繪畫問

題，廖德政也加入其中，才知道呂璞石原來是自己的同鄉，而且追溯至他們祖父的年代，兩家已有交往，所以一見如故。

●科學家呂璞石喜歡研究藝術理論，以科學的探討精神，理性地去分析靜物畫溫度、濕度與光線消長，風景畫則是要找出土、水、光三元素。這點與廖德政處理靜物，描繪觀音山有相當契合的創作觀，因而格外談得來，是畫友中最具知性的交往。

●天母山上有寬廣的視野和遺世獨立的环境，一九七〇年代以後一連串靜物佳作逐年湧現，從那比派（Nabis）波那爾的影響轉移至塞尚永遠不厭倦的畫同一座山的精神感召，而有了精彩的「觀音山系列」。

●廖德政畫觀音山暗藏著二二八情結，也有研究意圖。父親在二二八事件離奇失蹤，最後出現的地方聽說就在八里一帶，看觀音山令他思親情切，胸中積鬱如春蠶吐絲，緩慢而綿密地抒放於畫作。他對塞尚晚年專注研究家鄉的聖維多利亞山，感佩之餘，師法塞尚的理性空間結構，更還原自然，讓幾何形迂迴小徑伸展在畫面上蜿蜒流動。所有的觀音山系列作品，只留大地生命，拒絕芸芸蒼生，沒有人煙，沒有高樓，視線所及，盡是一片翠綠風土。

●大自然的薰陶下，逐漸地，廖德政的靜物畫有了窗，讓光線投射進來。取材的果類都來自台灣土生土長的品種，他和呂璞石研究分析美學的科學方法，安



於天母山上石砌屋遙望觀音山的廖德政。



天母山上的石砌屋。



從天母山上石砌屋所眺望的觀音山。

排出水分、空氣與光線互通聲息的構圖。他畫畫的速度緩慢，而且一再修改，力求完美外，還要求純粹無雜質——不管是畫面的雜質或社會事件與時代風尚的雜質。抽離雜質後只有大地的呼吸。



廖德政 小崗山路 1970年 畫布·油彩 33×53公分



廖德政 春野 1978年 畫布·油彩 38×45公分



廖德政 初夏 1977-1985年 畫布·油彩 54×81公分



廖德政 山路(一) 1968年 畫布·油彩 45.5×3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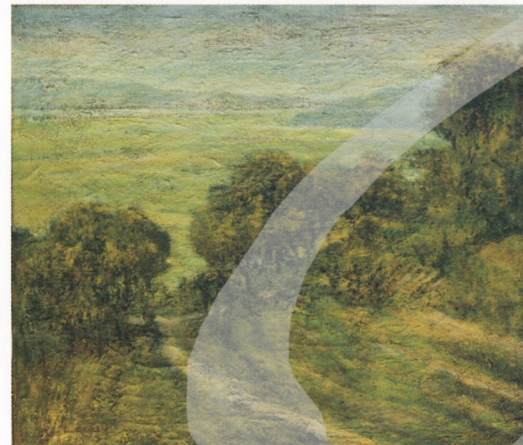
廖德政 山路(二) 1979年 畫布·油彩 60×50公分



廖德政 雲天 1976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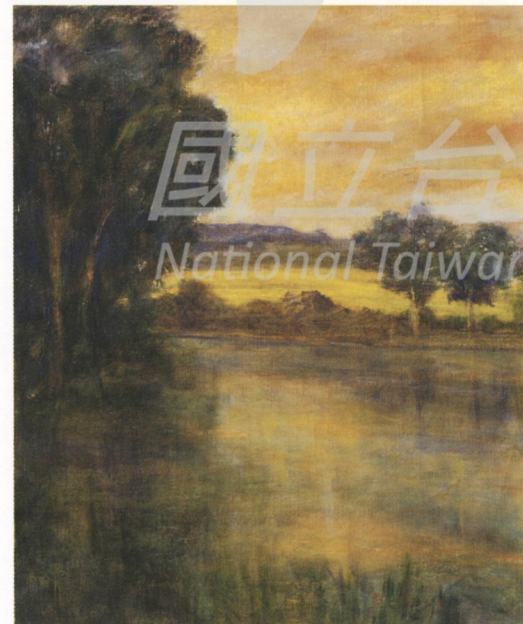
廖德政 觀音夕照 1978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廖德政 相思樹花開 1977-80年 畫布·油彩 45×53公分



廖德政 春野 1978年 畫布·油彩 38×45公分



廖德政 池畔黃昏 1977-1980年 畫布·油彩 45.5×38公分



廖德政 山腳 1979年 畫布·油彩 55×46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冬晨 1981-1982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觀音山遠眺 1985年 畫布·油彩 50×61公分
台北市立美術館



廖德政 鄉村 1986年 畫布·油彩 45.5×60.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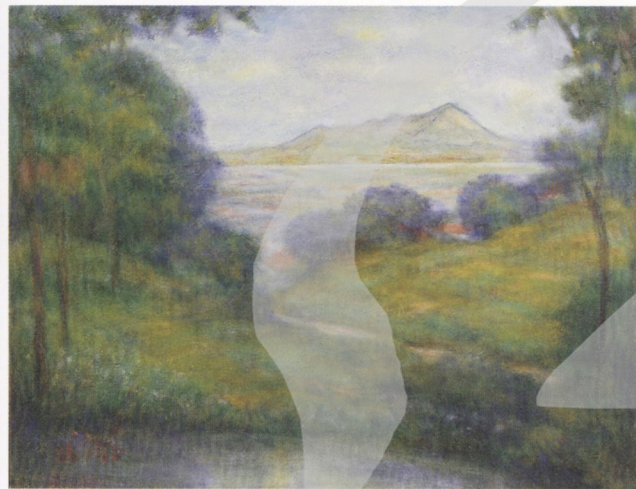
廖德政 觀音山黃昏 1988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凝視觀音山 1983年 畫布·粉彩 38.2×54.2公分



廖德政 夏 1985年 畫布·油彩 50×60公分



廖德政 觀音山遠眺 1987年 畫布·油彩 45.5×60.5公分



廖德政 觀音山霞 1991-92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廖德政 寧境 1984年 畫布·油彩 38×45.5公分



廖德政 遠眺觀音山 1986年 畫布·油彩 50×6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廖德政 晨曦(一) 1989年 畫布·油彩 30.5×40.5公分



廖德政 大地(二) 1999-2001年 畫布·油彩 72.5×9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新綠 1988年 畫布·
油彩 80×116.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秋野 1990年 畫布·
油彩 60.5×4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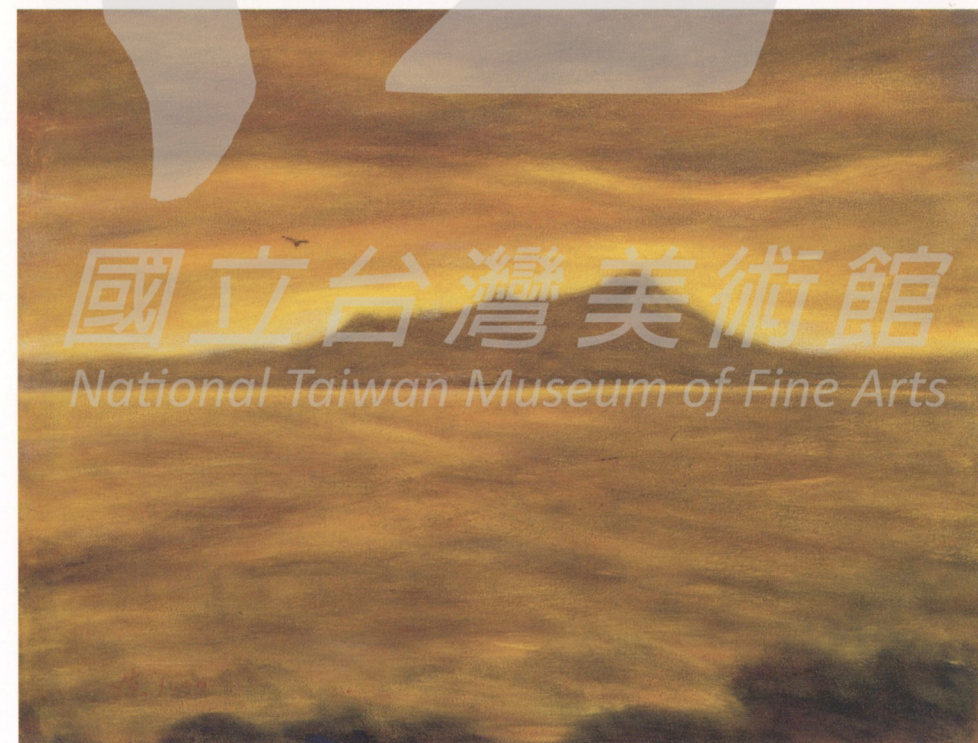
廖德政 觀音山晚霞 1992年 畫布·油彩 22×27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長虹 1994年 畫布·油彩 65.5×80公分



廖德政 暮色孤影 1999-2000年 畫布·油彩 45.5×60.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靜晨 1989-90年 畫布·油彩 50×60公分



廖德政 大地春回 1995-97年 畫布·油彩 72.5×91公分



廖德政 遠眺觀音山 1996-99年 畫布·油彩 53×72.5公分



廖德政 春晨靜風 1993年 畫布·油彩 50×60.5公分



廖德政 春萌 1996年 畫布·油彩 45×53公分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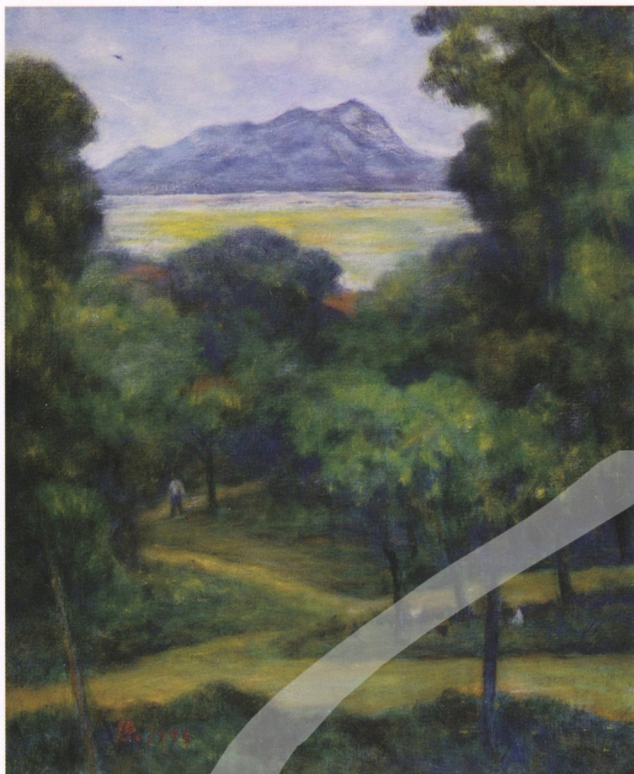
廖德政 殘月 1998-2001年 畫布·油彩 60.5×72.5公分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大地 (一) 1991年 畫
布·油彩 80×116.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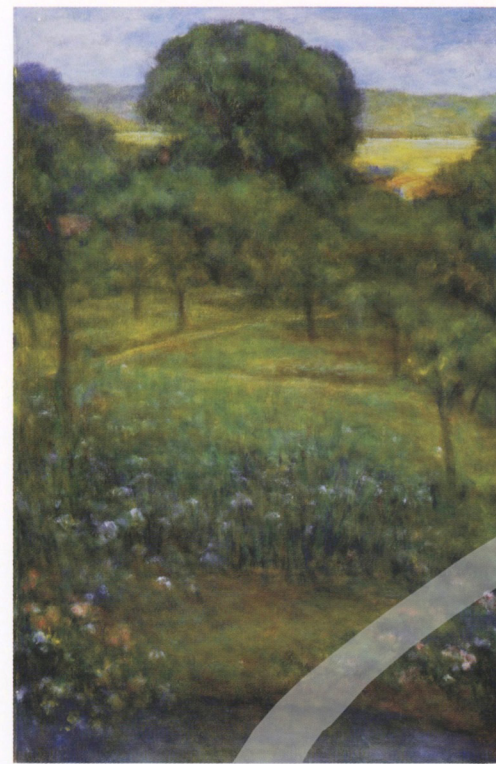


廖德政 觀音山霞 1995年 畫
布·油彩 53×45.5公分



廖德政 夕陽 2001年 畫布·
油彩 91×60.6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繁花盛開 1997-2001年
畫布·油彩 91×60.5公分



廖德政 春園 1998-2001年 畫布·油彩 60.6×70.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鵝鴦情深，感慨紅霞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古人歌頌天地最美的一刻，莫過於天際紅霞，廖德政愛妻陳紅霞女士於一九九九年去世後，畫家丈夫著手畫一幅「紅霞」，意在懷念妻子，追念兩人相愛相隨的一生，欲藉紅霞留住美好時光。

一九五一年廖德政與陳紅霞結為連理，半世紀夫婦深情不露於言表，畫家的生活單純拙於辭令；鋼琴家妻子主持中饋，夫婦琴瑟和鳴，兩人相處無聲勝有聲，卻是廖德政畢生幸福安定的泉源。



廖德政與妻陳紅霞合影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廖德政 紅霞 1999-2000年
畫布·油彩 60.5×72.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7 七月十四日蔣經國總統發布命令，宣告台灣地區自十五日起解除戒嚴，放寬外匯管制。

1990 立法院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全體委員起立默哀。

登上知名度高峰

●一九八九年正是台灣繪畫市場狂飆的高點，這一年廖德政也揮別服務屆滿四十年的開南商工，即將邁入七十歲的廖德政終於放下肩頭的擔子，迎接一九九〇年代，躋身前輩畫家之林而實至名歸，退出教育崗位卻被動捲進政治，廖德政的人生卻因而大放異彩。

●二二八事件本來是言論的禁忌，在民間平反運動的壓力下，政府逐漸面對事實，遂有一九九〇年立法院會期中朝野首度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默哀一分鐘的公開表示。一九九一年一月，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同年三月四日李登輝總統接見受難者家屬代表。廖德政是資深畫家又是受難家屬的特殊身分，從此遂成為藝文記者追逐的對象。

●知名度意外竄升的一九九一年九月，廖德政生平首次個展於台北市立美術

館，風風光光登場。七十一歲了，理應是回顧展，全數六十一件作品，為畢生之完整呈現。慢工細活的創作，沒有一件是為展覽而趕製出來的，僅尊重美術館的作業流程，一件一件從收藏家手中借得，真正屬於畫家自藏的作品不多。這才是廖德政風格自由自在品質完美之初衷，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堪稱藝術家人格的典範。

●知名度對廖德政來說，反而是一種累贅，卻又阻止不了紛至沓來的各方「加冕」。一九九二年應聘「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員會」委員，一九九四年出任陳水扁競選市長藝術品義賣會顧問，似乎都因為畫家身分而無法推辭。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紀念館」開館，廖德政出任相關單位「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一九九九年膺任「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董事。

●頭銜太多必定干擾創作，但自從一九九九年妻子病逝後就減少參與政治性活



廖德政 秋月 1996-2001年 畫布·油彩 72×60.5公分

動，廖德政想離開紛擾忙碌的日子，回歸單純創作生活。二〇〇一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再度推出「人生四季——廖德政八十回顧展」，新作中朦朧的月暈，神秘的樹影，廖德政風格如潺潺流水，終生歌頌自然，譜出人生的季節，「八十

回顧展」是他生平第二次個展，理想未變，風格永遠。

●廿年來每逢夏天，廖德政會前往美國探親，趁機避暑，呼吸著與台灣迥異的空氣，踏在廣袤異鄉土地，激起廖德政想以畫筆寫下內心的感受。他

精神抖擻地夾著速寫簿外出寫生，汲其心境，反芻鄉土，一幅幅的底稿也都在當地現形。

● 度過盛夏回到台灣，重回如常的規律作息，早晨先聽一小時音樂後，關掉音

響拿起畫筆，在安靜的環境中工作，此時腦海裡的旋律轉換成色調與構圖的律動，如此悠遊於自己的畫境，是他每日必修的功課。

美國寫生，自由自在

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廖德政也自教育崗位上退休，獲得自由自在的心境。此際，長子學法律，次子學建築，三子學音樂，皆各有所成。因次子學成之後定居美國，遂促成十幾年來廖德政每年暑假必固定赴美小住，一方面是避開台灣的酷暑，二方面是展開新視野，創作取材。

小型速寫簿已經累積幾十冊，大部分是簡筆素描；少部分上色，琳瑯滿目以致自成獨立創作體系並不為過，這些偶拾隨筆速寫稿，完全迥異於油畫構圖，有成排的粗壯樹幹，有土丘上的一棵樹，或有房屋全景，或客廳、或圍籬一角等，如此即興式素描，想必是人在異國，遠離聲名，身心紓放下自由自在的從容運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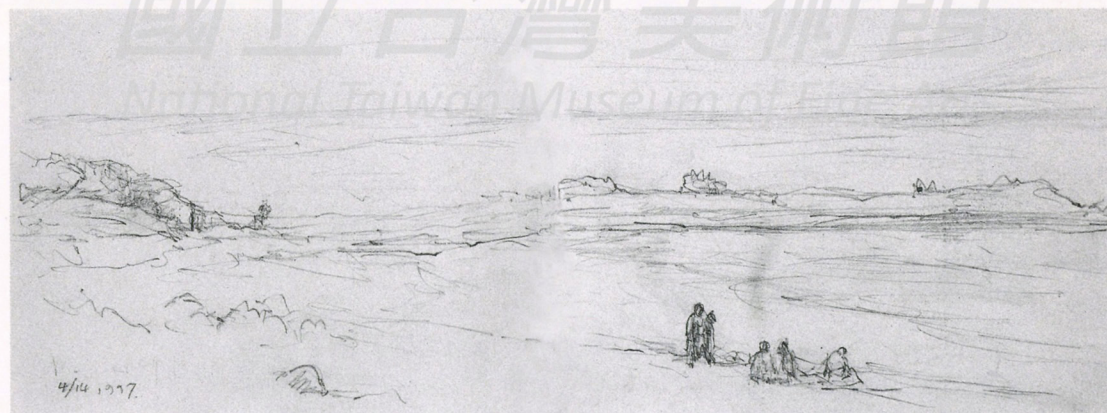
廖德政 Lake Green Park (位於舊金山海邊) 2000年 素描



廖德政 加州 2000年 素描



廖德政 Lone Cypress (位於舊金山海邊) 1998年 素描



廖德政 Lone Cypress (位於舊金山海邊) 1997年 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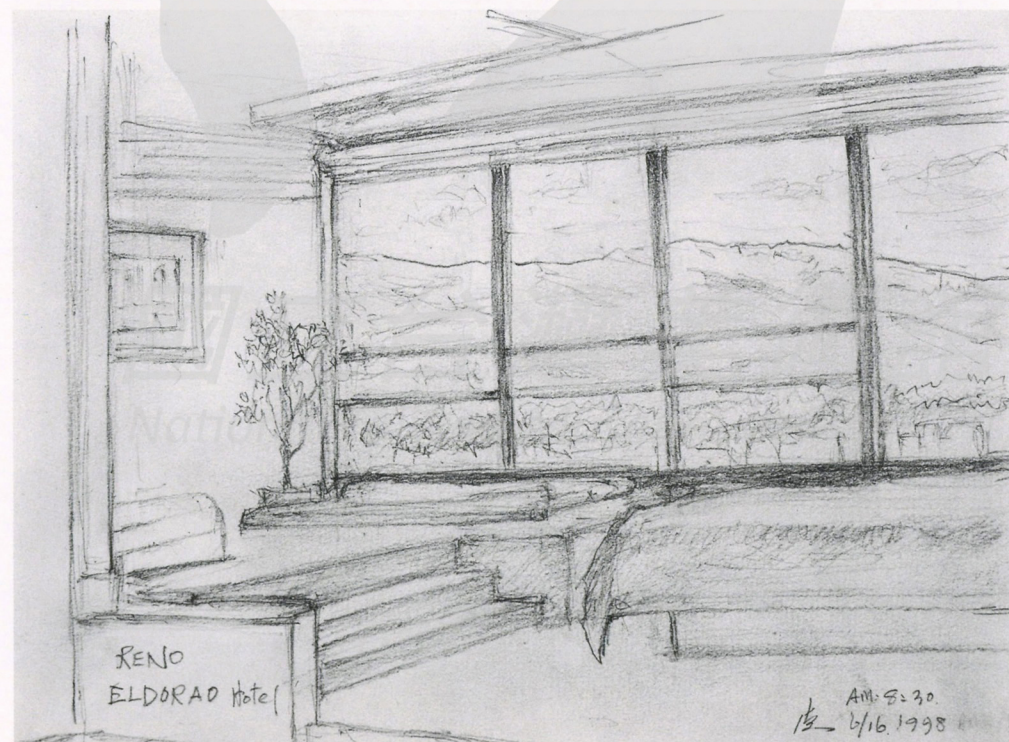
廖德政 Lone Cypress (位於舊金山海邊) 2000年 素描



廖德政 加州 2003年 素描



廖德政 加州 2000年 素描



廖德政 加州北邊 RENO HOTEL 1998年 素描



廖德政 花 1997年 素描



廖德政 花 1998年 素描



廖德政 花 2000年 素描



廖德政 花 2003年 素描



廖德政 花 1998年 素描



廖德政 樹木與屋 1983年 紙·水彩 30×21公分



廖德政 後院 1997年 紙·水彩 38×50公分



廖德政 前院 1993年 紙·水彩 28×36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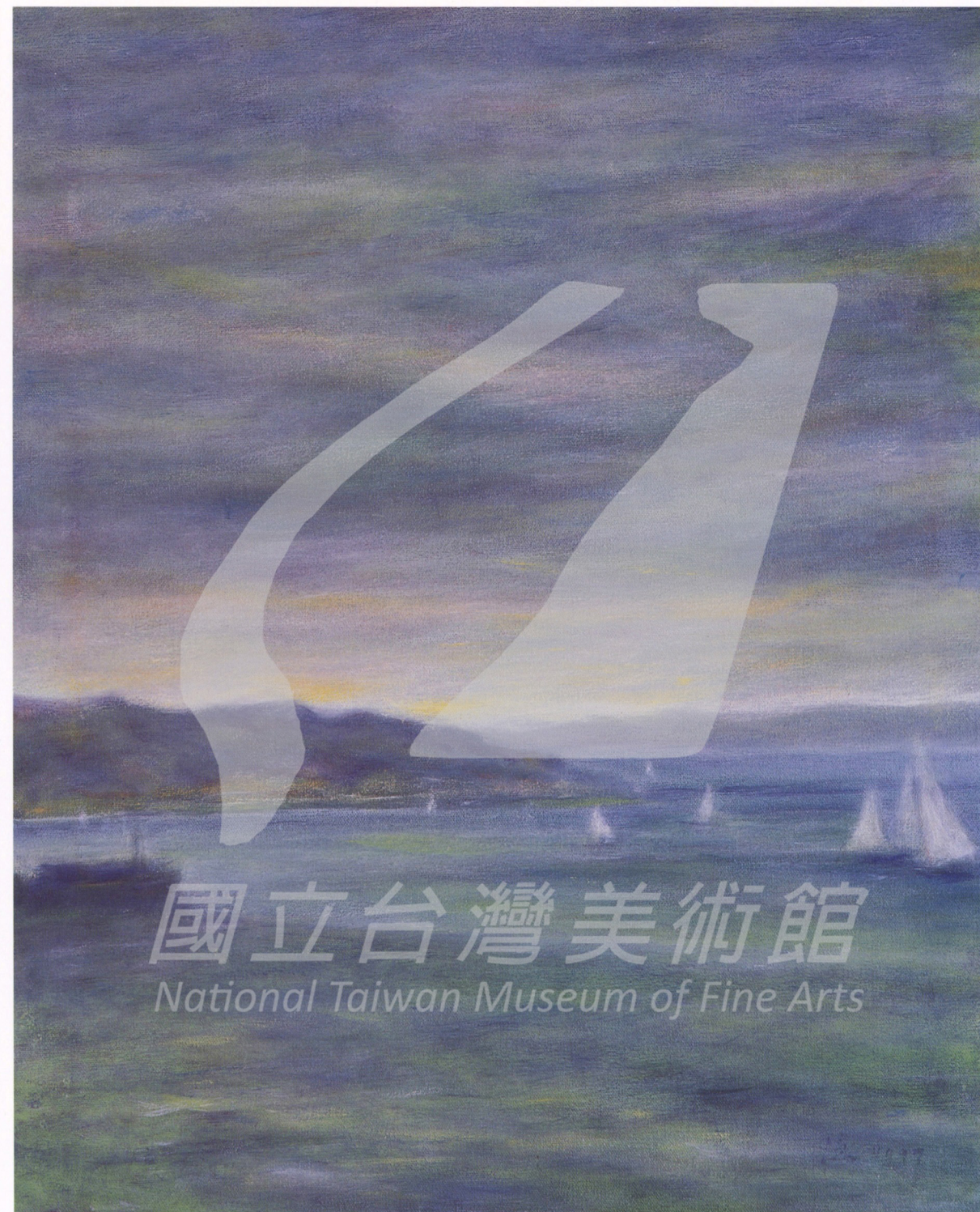
廖德政 後院圍籬 1998年 紙·水彩 23×29.5公分



廖德政 對話 1991年 畫布·油彩 45.5×53公分



廖德政 望海 1990-1992年 畫布·油彩 33×45.5公分



廖德政 歸帆 1999-2000年 畫布·油彩 60.5×50.5公分